



經歷過災難甚至生死之間，總會讓人對生命有新的體會；重大的災難甚至會改變一個社會和民族的思想。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已經過了四年，災區重建工作漸見成果，國家經濟慢慢復甦，雖然部分災區的居民依然無法回到家鄉，但生活似乎已趨正常。不過，這場日本現代歷史上最嚴重的天災對日本國民心靈的影響並沒有減退，不少藝術家也因此改變了創作的軌跡。

一期一會生死間

photo | Asia Society Hong Kong
text | 蘇媛



四年前三月十一日發生的九級大地震死亡人數高達一萬五千多，失蹤人數超過兩千，摧毀了福島核電廠反應堆，對當地人民的健康以及環境污染的影響無法統計。災難過後，很多日本人都反思經濟、技術強國背後的代價，以及生命的脆弱和無常。不少藝術家高調地反核，例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組織了「再見原發」運動，舉辦講座、示威，呼籲國民支持「零原發」，有些則把想法以作品回應。過去幾年我見

過的日本藝術家都表示，或多或少受到大地震的影響而有了新的創作方式或主題。2012年，屬於村上隆旗下公司的高野綾在香港某畫廊舉辦畫展，展出的都是她在大地震後的作品，主角從帶點情色的夢幻少女變成災區的兒童。高野綾表示地震發生後她去了災區，看到海灘滿目瘡痍，原來是兒童遊玩的地方變了廢墟，感覺很難過，於是想在作品中展示兒童充滿童趣、正能量的一面，而她本人也因為地震改變了對物質生活的看法，甚至成了素食者。村上隆在近兩年的作品中提出大家對世界種種災難必須反思，包括天災與人禍，他在2012年創作了高三米、長達一百米的超大繪畫作品《五百羅漢

圖》，以大型雕刻作品與抽象繪畫組成，描繪有限的生命與無限的大自然交錯的關係，並以佛教教奉五百羅漢的典故以祭地震受難者。（這幅巨型作品將在今年十月在東京森美術館展出。）

在地震災區出身，家人依然住在該處的奈良美智，也許比其他藝術家更能感受切膚之痛。目前在香港的大型個展以「無常人生」為主題，箇中意義不言而喻。奈良美智與村上隆同期，可以說是最具影響力的當代日本藝術家，兩位都是以接近漫畫的作品受到注目，初期甚至曾經引起究竟他們的作品是否可以稱為藝術品的爭議。其實，奈良美智的作品看似簡單——大部分都是小孩和小狗，線條簡潔，很多集中小孩的面部表情——卻包涵了他對自我、童年、以至人生的看法，正如展覽策展人、東京森美術館館長南條史生形容：「奈良美智的作品經常出現小孩。他們孤身隻影，看上去不太快樂，有時更帶點不友善。他們來自奈良美智的回憶，從畫中窺探，引起我們注意，同時挑戰我們。」

看似漫畫，卻又帶點無奈和悲傷是他作品的特色，這種淡淡的悲觀色彩，在2011大地震後來得更為濃烈。奈

全沒有考慮的，令他深深感到無力，這種無力感，令他在災後半年連一幅作品也無法完成，之後他參與了災區工作，慢慢恢復了創作。

奈良美智表示他對在地震後衍生出來的藝術品實在無法抱有正面的態度：「所謂藝術，原本就是閒暇的產物。因為有閒暇，人類才開始產生將想象力轉化成創作的想法。地震發生後，我用了一年時間以非常原始的方式，不使用任何工具，僅用雙手以黏土製作立體作品。回到起點去創作，我想這就是藝術家的自衛本能。」

展覽中不少作品都是在災後完成的。雖然「主角」還是小孩與小狗，但一向帶點冷漠、帶點不屑的小孩比以前沉默憂鬱，正如展覽主題的大型作品「無常人生」裡，小孩拿住一個骷髏頭，稚氣的臉與代表死亡的象徵，形成諷刺和強烈的對比，教每個人不斷思考生命中的重要問題，重新認識雖然艱苦但短促的生命。大型雕塑「生命之泉」是幾個小孩的頭在一個茶杯型的噴泉，泉水沿著小孩的臉流下，究竟是快樂的生命泉水，還是小孩的眼淚？在日本文化裡，生命的無常本來就是個經常探討的課題，奈良美智以兒童對生死的抽象觀念，以童真面對死亡，訴說人生只有一次的無奈，令作為觀眾的成年人有更深切的體會，也許會深深的嘆息。

的確，在大自然力量前，人是相當的無力；藝術更是顯得更多餘。但災難過後，也許藝術正是撫慰倖存者最佳的工具，藝術家也通過了災難的歷練得以再一次成長。■

TOMO



奈良美智住在離開福島核電廠一百公里外，從家回到位於青森縣的老家總會經過海嘯蹂躪的地方，所以他是真實在在的「災民」。看到家園被毀，當時只關心災區居民的安危，藝術是完